



寒冬腊月里，年味浓浓，我想起了过去的年，过去贫瘠年代的年，还有做双毛窝过大年的一段段轶事。

说起毛窝来，那是70后往前年龄段记忆里的一些碎片，至于80后90后，那是不知道有关毛窝故事的。

毛窝为何物？这是一种那个年代用于御寒的保暖鞋，因外观毛茸茸像窝状，故此叫毛窝。纯手工制作，就类似于现在过年定制的手工高档棉鞋一样名贵。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进了农历的十月，村庄的野外河塘边和沟渠里，野生的芦苇经历了夏季的风雨，叶子开始枯黄了。慢慢的，椭圆形的芦缨在直立的芦苇顶端恣意摇摆，成了野外的一处处风景。一阵冷风吹过，起伏的芦苇沙沙作响，灰白的芦缨轻轻地摇曳，吸引了过往的农人。

芦苇，此时到了收获季节。芦苇用于做芦席，用于盖房的芦苇把，还有芦苇做的日用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割芦苇去喽！男人们，喝口老白干，卷起裤脚，趟着冰冷的水，深一脚浅一脚下到野外属于生产队塘坝的芦苇丛里开始割芦苇。握着镰刀嘻嘻呵呵下水，割倒的一片片芦苇，被一捆捆抱上堤坝，妇女们开始扎捆，每一捆顶端的芦缨都被随手剪了下来，这剪下的芦缨子就是过冬做毛窝的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做双毛窝过大年

□成祖耀

收获回来的一把把芦缨子扎好挂在屋檐下晒了又晒，毛茸茸的，拂一下脸感觉暖暖的舒服。腊月来了，寒风呼叫，脚下需要保暖，此时农家妇女开始赶做棉衣，男人们也开始做起了毛窝来。于是，捻麻绳，搓麻线，留作做毛窝的羽茎用，偶尔家里缺少了麻匹，也有搓少量的稻草替代毛窝的帮子。这芦缨子就是毛窝鞋帮子的组成部分。

一家老小过年要是每人都有一双毛窝穿，那是需要不少功夫的，大人的毛窝子是带板子底的，板子照脚量出来尺寸，在周围依次钻上眼子用于穿麻绳固定。小孩没有，板子重，还要前后固定一定高度的木棍子。那些照木板做毛窝鞋底的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多是村里一位叫憨敦的老木匠的手艺。木料诸如柳树和椿树之类的可以做。枣树太硬，泡桐树太软，那是有讲究的。冬日里，我们的村庄里，到处都是刀斧砍木头的声音，那是家家户户在用心做毛窝呢！

材料齐了，关键是做工了。打毛窝的高手，我的两位亲房叔爷算是生产队里的技

术员吧，遇到难题找他们。毛窝不仅要结实，还要美观。父亲在给我们全家七口人打毛窝时，自己做不好的，或者来不及的，就直接拿到两位叔爷家，把材料一扔，说过几天来拿就走了，一句客气话不说。

我也无数次看父亲和叔爷们打毛窝的那个劲头。你瞧，端坐板凳上，两只膝盖紧紧夹紧毛窝的鞋底，穿眼，勒紧，续绳，加芦缨，有条不紊。为了好看，给孩子做的毛窝上都要在帮子上夹上红红绿绿的布条或者绣花用的彩色丝线。做毛窝真是技术活儿，一边续着麻绳和芦缨，一边用力拽着毛窝羽茎，有时还要用牙咬紧拉一遍。虽然打毛窝只不过是钻、编、绞、捻、捻等手法，但每一双毛窝付出的心血都包含着辛劳和过年的希望。

父亲做的毛窝虽然不美观，但温暖的程度都是一样的。做好一双都要挂在家里展示几天，外观毛茸茸的，那是芦缨的装饰，也是为了暖和。有时感觉哪里不好看，可以拿过来重新改一下。直到过了腊八后，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做毛窝也接近了尾声，因为过

年前是一定要做好的，穿着新毛窝拜年也是很有气派的。

大人们穿着带有板子底的毛窝走在铺有石板的院里，很远就能听见“嘎吱嘎吱”的声音传来。孩子们穿着麻绳软底毛窝，蹦跳起来虽然有点笨拙，还是很可爱的。大人们说孩子脚上长“牙”，能把毛窝磨的前头露蒜瓣，后头露鸭蛋，担心之下，我们的毛窝都是母亲在此基础上用针线缝补几块旧布加固一下的。

去学校上课，穿毛窝的同学也不少，踢毽子不麻利，跑步跟不上，但坐在教室里脚下暖烘烘的。有句歇后语形象地说道：“远看像船又像桥，近看像狗又像猫，别看它是‘四不像’，驮着大脚暖和平。”

大年里，穿着毛窝子，挨家挨户串门拜年，“嘎吱”声里识老幼。声轻快的是孩子，声迟缓的是老人，声急促有力的是青壮年。整个年里节外里，村里的毛窝样式竞相媲美，流行在村里传递，温暖在脚下蔓延。

现如今，毛窝的时代已经走远，偶尔在街头巷尾看见老年人在做着老物件——比如孩童的“猫头鞋”，顿时眼前一亮，立马想起过去那一幕幕贫困年代的往事来。

现在我们过大年，新鲜时尚的吃穿用商品琳琅满目，那些唤起乡愁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毛窝记忆深处，泛起的陈年轶事，一段段时时涌来，在我们心底荡起无名的相思。

庚子新春春联

□曹克考

诗书门第春常久
孝德人家福更多

黄玉才

牛尾犁开春画卷
鼠须笔写虎文章

李温和

盛世繁华地
新春丽日天

杨守娟

东风灌绿柳
大地醒扶苏

林显勇

春染千畴绿
风裁野墅新

高令亚

红梅斗雪香幽小园径
紫燕迎春喜悦农户轩

夏方正

洒洒霞光生万象
洋洋大气绘千奇

杨士明

庭鸟同鸣春意趣
神州共振国精神

包立欣

金猪辞岁千村富
玉鼠迎春万物新

汪汉云

春回西涧鱼龙跃
日照南疆草木柔

曹家进

琅琊呈秀景
翠谷见清流

王建华

金牛湖水连天碧
茉莉花歌遍地传

夏锡涛

凤翔华夏竞争彩
龙跃天长墨篆文

吴承曙

醉乡醉客非关酒
暖自暖心应是春

汪理才

春风得意抒丰乐
绿柳含情颂太平

陈道奎

琅琊拱手迎新岁
西涧扬眉送旧年

辞旧迎新又一年

□梅桑榆

一年将尽，回首逝去的时光，备感落寞。之所以如此，因我不仅回顾了已逝去的一年，而且回想起这十年虚度的岁月，甚感空虚，空虚之至！

我自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写了两部大部头。一是以个人经历为经，社会见闻为纬的30万字纪实散文，或曰“非虚构文学”；一是反映改革开放之前30年历史的60万字长篇小说。耗时之长，投入精力之大，乃为我从事写作以来所未曾有。我在步入六旬之时，仍壮心不已。自思多年来因经济条件所限，要靠写作养家、供孩子读书、成家买房，故于年富力强时致力于擅长的杂文随笔的写作，而无暇写长篇长篇小说，以致心有不甘。为圆初学写作时的梦想，立志要在70岁以前的十年，致力于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且拟定了选题和构思，试图做最后一搏。然而，现实却如铜墙铁壁，非我一介草民之力所能突破，致使我耗时五年写成的百万字作品，只能存于我的电脑。我的长篇纪实散文，曾被人民出版社看好，拟作为畅销书推出，但两次送有关部门审查，最终被毙。长篇小说的内容也在禁止之列，更是出版无门。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的重大挫折，以致使我放弃了于70岁以前致力于长篇小说写作的设想。

我年轻时苦练过书法，后因转向写作而放弃毛笔。2004年，我曾一度重拾毛笔，但临写古代碑帖之际，觉得古人立起的书法高峰不可逾越，自己已不年轻，学书法最终不过成为一写字匠，难有作为，不久便又放弃。2011年初，我上网浏览书法作品，见一些所谓“大师”的水平，并非不可企及。于是又跃跃欲试，暗想我若认真学习书法，看看能达到什么高度。便于是年5月，开始了我的学书历程。几年来，书法成了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两部书无法出版，使我失去了写作大部头的

信心。2013年以后，全国报刊的杂文栏目几乎全部消失，杂文园地几近荒芜，也使我失去了写作杂文的兴趣。七年来，我虽仍有杂文随笔和散文问世，但其数量之总和不过百篇。遥想当年，我每年发表六七百篇文章（一稿多发），杂文随笔散文遍及全国大小报刊，且时有三四十万字的大部头问世，昔日之我，而今安在哉？聊感自慰的是，几年来书法有所进步。但自问书法为我留下了什么？又几乎是一片虚无。有人说，生命就像紧握于手中的沙子，在慢慢流逝。我却觉得生命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在渐渐缩短。而对于一个将步入七旬的人来说，生命就只剩下了一截烛蒂。

我于60岁时，曾计划用十年时间写长篇长篇小说，以圆年轻时的小说家梦，70岁以后再转向杂文随笔的写作。前梦未圆，后愿仍在。新的一年，我将重点转向短文的写作，以使有限的生命不至于大段抛荒。清代号称“乾嘉三大家”的袁枚，年过七旬时，在《遣怀杂诗》中写道：

一笑老如此，做何消遣之？
思量无别法，惟有多吟诗。
譬如将眠蚕，尚有未尽丝，
何不快倾吐，一使千秋知。

我不会写诗，但可撰文。我不敢奢望“千秋知”，但拙文可使世人知——知我还活着。袁枚此诗，可供我辈自勉。袁枚晚年诗名大著，求其真迹者纷至沓来。幼年不练书法，年过八旬的老诗人，眼昏手战，每日应接不暇，开始大书特书起来。于是幽默大师又有自嘲诗，诗云：

诗人八十本来稀，挥翰朝朝墨染衣。
越是涂鸦人越要，怕他来岁此鸦飞。

噢，看来我勤学书法八年余，精力也未白费，也许有“越是涂鸦人越要，怕他来岁此鸦飞”的一天。到那时，我可要准备两套黑衣当工作服，以防老伴埋怨墨染难洗。

邂逅梆子戏

□徐祥龙

爹大闹剧。由于剧情贴近生活，语言生动有趣，动作夸张诙谐，唱腔脆亮高亢，声音饱和，力度充分，加之主演又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河的人室弟子张连中等名角，自然出手不凡，因而剧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叫好声一片，戏迷情绪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大家纷纷夸赞戏唱得好，演得不丑。许多戏迷跟我一样，还是第一次听淮北梆子戏，没有想到梆子戏这么好。说来有趣，我们家家乡天长是一个地理位置很特殊的县级市，三面被江苏包围，吃的是淮扬菜，听的唱的是扬剧，当然也听唱黄梅戏和越剧，但很少听淮北梆子戏，更不要说唱梆子戏了。这么说来，我们听梆子戏就有了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的新鲜感。这新鲜感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比如《庐剧》由于语言的隔膜第一次听不懂，而梆子戏一听就懂一听就喜欢上了。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听淮北梆子戏犹如冬天喝牛肉汤感觉浑身热乎乎的，犹如啃北方大馍觉得实在能填饱肚子还有嚼劲，犹如也上了淮北大平原，一眼望不到头，任北风烈烈地吹，战鼓咚咚地擂，急需一匹上好的战马，以了却平生山河

志英雄心。而更加令我钦佩的是，《争爹》还是一出接地气的构思精巧的现代戏。剧情十分精彩，让人心灵受到极大洗礼，让尊老养老的中华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剧情继续推进。当一对儿女得知自己都不是张瑞德老人亲生之后，他们被老人的大爱感化，决心支持老父亲把50万元拆迁款捐献给被遗弃的白血病患者，并仿效老人，收养患病孩子。剧情表演到那时那一刻，我看到剧院许多中老年戏迷都情不自禁地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是父子两代人灵魂沟通的幸福之泪，这是人间大爱得以传递的成功之泪，这是天长作为孝子之乡朱寿昌故里古代孝义得到当代回应的欣慰之泪。

而更加令我激动的是，在观看了全本以扶贫为主题的现代淮北梆子戏《春暖花开》之后，应天长剧院经理率银国之邀，我不光上台跟演员们合影，还跟他们共进晚餐，与剧中主演县扶贫办副主任赵芝兰的扮演者张慧、其丈夫杨留成的扮演者葛东相邻而坐，让我近距离聆听到了利辛方言，亲眼目睹了主要演员台下风采，并有幸听到了该团团团长姜秀娟席间即兴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



水仙 伍嘉陵/绘